□ 姜志斌

肩膀上的路

那个最后的秋，是2022年9月8日。空气里桂花的甜香，忽然就裹上了一层清霜的寒气。我的父亲，那个用肩膀为我垫起一条生路的人，悄悄地，走完了他满是沟壑的一生。世界在那一刻，静得只剩下时间断裂的脆响。我生命里最巍峨的那座山，从此，只在风里，在梦里，在那些被泪水泡软的回忆里了。

最初的记忆，是父亲宽厚的肩膀。那时节，寨子里的夜，黑得纯粹，也亮得热闹。一次招龙节的晚上，火把将一张张兴奋的脸映成跳动的暖色。人潮涌动如暗夜的河，我一个还没上学的娃娃，眼看就要被这喧腾的河流吞没。忽地，身子一轻，整个世界便被拔高了。我骑上了父亲的肩头。下面是攒动的人海，上面是疏朗的星空，中间是我，和父亲那硬邦邦的、稳稳托住我的骨头。他的头发里有汗味，有柴火气，还有一种令我无比安心的、土地般的浑厚。我抓着他有些扎手的鬓发，开心地看着寨子里的人在踩芦笙。那时候，我以为他的肩膀，便是世上最高的山岗。我在那山岗上，看尽了人间的热闹与光亮，却不知他正默默吞咽着生活的苦咸。原来，那目光所及的远方，正是父亲用他的脊梁，一寸一寸为我垫起来的，更是父亲用肩膀为我铺就的、最初的人生路。

父亲的路，走得苦。他没进过学堂的门，却把一副算盘拨弄得噼啪作响，珠子碰撞的脆响里，算计着一家老小“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活路。他有一双能“打锄头棒类家具”的巧手，选料、刨削、打磨，最终变成一件件扎实的物什，工艺很是精致，到集市上去很热销。把一分一厘攒成我的学费，一分一厘，也变成我书本里一个个方正的铅字。他的个子算不得顶高，一米七三左右的骨架，却像寨子后山那棵最经得起风雨的老树，沉默地撑开一片荫凉，让一群叽叽喳喳的姊妹能在底下躲一躲世间的凄惶。后来，他一只耳朵在潜水时坏了，听话有时还要侧过头，世界于他，从此缺了一角的清晰。可我那时竟从未深想，这模糊的听力，是否也让他肩头的重量，变得更加沉静、更加孤独。

父亲这一辈只有伯父、父亲和一个叔叔，没有姐妹。他们三兄弟秉性淳厚、为人善良，相处也融洽，深受人们称赞。我们这一房人，就住在这样一座不设防的四间老屋里。这老屋的格局也如他们的为人，名义上是分家了，可门门相通，从不上锁。伯父是乡里的干部，叔叔在省城，像一枚被命运射远的箭，父亲则守着土地与手艺，是这屋宇最深的根系。堂哥长我七八岁，是村里的教师，他的卧房，便设在我家这一边。我童年的启蒙，不是学堂的“人之初”，而是他枕边那些卷了边的师范教材，《文选与写作》和《代数》的油墨味，是我最早嗅到的“书香”。以至于后来，当我也有了体面的工作，偶尔竟也会带着一种天真的傲气说：我呀，也算是“书香门第”出来的。那时浑然不觉，我真正的“门第”，是父亲算盘上油亮的档，是他斧凿下刨出的木香，是他肩膀上看到的、那片被烟火照亮的夜空。

他便是用这副肩膀，驮起了我几乎全部的童年。

我人生最响亮的一声春雷，炸开在一个平凡的夜晚。寨上的同伴跑得气喘吁吁，隔着老远就喊我的名字，随即拍开我家的门，喊：“中了！你的分数，考上中专了！明早要去县城体检！”那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家压抑已久的云天。父亲怔在那里，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重大的仪式，急匆匆地喊向我大伯。其实晚饭已经吃过了，碗筷都收拾了，桌上空空荡荡，只剩下挂在桌上那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父亲拿来了只有半碟吃剩的酸豆角，郑重地摆上了两只土碗，翻出半壶酒。伯父来后兄弟俩就那样面对面坐下，慢慢倒上酒，碗沿轻轻一碰。“喝！”父亲只说了一个字，声音有些哑。伯父端起碗，也只说了一句：“有（父亲的小名），终于熬出来了。”父亲没应，只用手背狠狠抹了一把眼睛，仰头将酒灌下。辛辣的酒气弥漫开来，混着汗味，还有老屋里木头发出的陈腐的甜味。那一碗清冽的、没有菜肴佐味的酒里，沉淀着多少我无法想象的、父亲咽下的苦涩与期盼？他所有的奔波，所有的沉默，所有的伤病，仿佛都在这一晚，被这突如其来的捷报，酿成了这一碗虽薄却烈的慰藉。我的心被那无声的、巨大的欢欣与悲凉攥紧了，一阵酸楚冲上鼻腔。原来，“如释重负”这个词，是有声音，有形状，有气味的，它就藏在那廉价既浓烈的酒液里，藏在父亲抹眼的那一抬手间。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的喜悦，竟是这样一种如释重负的、带着痛楚回甘的苍凉。

我终于靠着父亲肩膀托举的力量，跃出了那道沉重的山梁。工作，成家，人生的路似乎越走越宽，越走越亮。父亲肩上的担子，看起来是轻了。可我给他买的新衣，他总是叠得整整齐齐，舍不得穿；接他来城里小住，不过三五日，他便坐立不安，惦记着老屋的檐角，惦记着那副被磨得油亮的算盘。他的日子依然极俭省，仿佛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恐慌，早已沁入骨髓，成了他生命的一种底色。我总以为来得及，等我再安稳些，再有空些，定要让他好好享享清福。却忘了，他那副承重太久的肩膀，内部的榫卯，早已在经年累月的风雨里，悄然松动了。

后来，父亲老了。那曾一把抡起两百斤担子的身躯，到底被岁月与劳苦压弯了，像一把被生活用得太久、弦已松弛的弓，再也弹不回挺直的姿态。那只在抢工分的年代被冷水激坏的耳朵，听力时好时坏，我们与他说话，总要凑近了，提高声音。他常常只是“嗯嗯”地应着，目光温和地看向虚空，仿佛在专注地听着一段我们听不见的、遥远的算盘声，或是山间伐木的叮咚。他静静地坐在老屋的门槛上，一坐就是半天，看日影从东墙爬到西墙，看雨丝在屋檐下挂成帘子。老屋的木板壁，被他沉默的身影，磨得愈发光滑而黯淡。

一次，我走过熙攘的街市，看见一个年轻的父亲，正笑着将孩子高举过顶，放在自己肩上。孩子挥舞着小手，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站住了，痴痴地望着。泪水模糊中，那背影仿佛与记忆里的重叠。父亲，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依旧走在前面，用你不再挺拔却永远巍峨的肩膀，为我分开人海，垫高我的视线。你给我的，不是一条平坦的捷径，而是一副你亲手锻造的、叫作“坚韧”的骨头。如今，它已长在我的身体里。

而今，父亲睡在了故乡的泥土里，枕着松风，听着再也无须辨清的虫鸣。我的世界，再也没有那样一副可以随时让我骑上去、看清远方的肩膀了。父亲永远地留在了2022年那个桂花将谢未谢的初秋。

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但我更加的坚强。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将行走在父亲用肩膀为我铺就的路上。

□ 娄性诚

红军长征过黔东南（组诗）

——谨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参观黎平会议纪念馆

湘江鸣咽悼英魂，突破重围日月昏。
敌匪凶顽横北道，红旗巧妙指西门。
板桥飞水续征路，翘街陈言保国根。
华夏由兹开伟业，黎平曙色照昆仑。

施秉云台山追思

仙山缥缈拜蓬莱，翠嶂嵯峨小径徊。
绳系悬崖凝浩气，军临险境化凶灾。
群峰默默萦烽火，岩壁铮铮琢玉碑。
昔日突围松壑在，云台座座望红台。

台江偏寨纪念馆红军马鞍

师驻苗乡满寨欢，三林带路上且兰。
金山难换红军义，一副马鞍传万年。

黄平旧州长征遗迹

红军几度路唯坚，橘苑宵谈军政权。
礼拜堂中谋战事，海神祠里救伤员。
一床棉被暖千寨，一把军壶滋万年。
薪火长承昭岁月，初心永照且兰天。

□ 龙立霞

再游茅坪

当车稳稳地停驻在寨头的广场上，望着公路旁如诗如画的清水江，我又一次走进茅坪。

说是“再游”，其实我来过很多次。但真正以游客的心态来到茅坪，第一次还是二十五年前高中毕业时的事了。那时，听说得更多的是黄哨山，而茅坪，只当它是县城沿河而下的一个寻常的苗家小镇，至于有什么值得游历和怀念，以及下到哪里，不得而知。我们是乘着旧木船去的，对于村寨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江面上漂着几只旧木船，河岸边有一大片黑色的礁石。此番再来，与二十五年前心境已完全不同，此时对茅坪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又恰逢美以与伊朗冲突之际，“游”的目的更加明确，仿佛是要去赴一场迟到的约定。

开车从锦屏县城出发，不过也就七八公里的车程，一转眼的工夫便能望见那片依山傍水的屋宇。因是晚春，下着小雨，江面升腾起如纱的薄雾，让河对岸若隐若现，仿若名家笔下的水墨山水。沿着新修的柏油路，驱车缓缓向前，映入眼帘的是半坡上那片郁郁葱葱的柚林。

往右拐一个弯，再往前便进入了茅坪古镇。游古镇，自然是要用脚步去丈量的。青石板铺就的街巷湿漉漉的，幽深而寂静。行走其间，有种莫名的触动。仿佛走在更遥远的时光里，能听见河岸上船夫的号子声，脑海里便浮现出那“木商络绎于道”的繁华盛景。巷子很窄，街巷的两侧很多房屋翻新了，但那些有着高高的封火墙的“窨子屋”，让我特别欣慰。那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墙头盖着青瓦，翘起的檐角像向往远方的鸟儿，张着翅膀。它们的墙体已经斑驳，有些深灰的砖石露了出来，墙脚铺上一层浅浅的青苔，在阴雨的滋润下，生机蓬勃，沿着石缝一路生发开去，让岁月的痕迹在不经意间得以蔓延。脚下的青石板，有的留着深深的凹槽，那是几百年来独轮车碾过的痕迹。雨后残留的水洼，在光滑如镜的青石上，映着天光。停下脚步，抬头上望，街巷两侧的墙体便显得格外高峻，天空也只剩下细细的一线。这停驻间，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关于茅坪古镇的另一种记忆。史料上说，明末清初，清水江木材贸易兴起，茅坪与王寨、卦治并称“内三江”，轮流“当江”，接待来自安徽、江西、陕西的各地木商。那时的茅坪，江面上舟楫穿梭，码头上人声鼎沸，会馆、客栈、商号鳞次栉比。那些“窨子屋”里，住着南来北往的商人，他们在这里议价、签约、饮酒、听曲，把江淮的繁华带进了苗疆的深山。我仿佛听到独轮车把粗大的杉木，车轴吱呀地从这里运往江边的码头，再扎成木排，沿着清水江顺流而下，去往洞庭，去往扬州，以及更远的地方。

我的脚步，沿着巷道走上石阶，左转再往前，最终停在了两扇朴素的门扉前。这是龙大道烈士的故居，也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地。这是一栋三间两层的老木屋，悬山顶，青瓦覆盖，木质的板壁已经发黑，透着岁月的沧桑。走进光线略显昏暗的屋里，我认真地打量这里的陈设，仔细端详墙上挂着的龙大道烈士生前的照片和事迹介绍。照片上的青年，眉目清秀，目光沉静，既带着十足的书生气，又有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他离开这里的时候，是否想过会一去不复返。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原本是去武汉求学的，当他沿着门前的青石板路走出来的时候，心情应该是轻盈舒畅的。他毫不犹豫地走向江边，然后搭乘外运的木排顺江而下。或许一路汹涌激荡的波涛，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理想，让他汇入时代的洪流，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岁。

从龙大道烈士故居出来，斜对面便是龙云烈士的旧居。这是我此行的另一重要目的地。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知晓龙云烈士的旧居在这里。这也是一座徽式建筑，青砖封火墙，八字门楼，比龙大道烈士的故居要气派很多。门前的石阶上，几只麻雀正在啄食，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扑棱棱飞散了。我站在门前，静静地望向那两扇紧闭的黑漆木门，只见门上的铜环已经锈迹斑斑。此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让人心里发紧的静。第一次了解龙云烈士，还是从王宗勋老师的《红军师长龙云》中知晓的。龙云和我一样，都是苗族人，他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一九三四年在贵州石阡率部掩护主力突围时受伤被俘，两年后在武汉牺牲，年仅三十余岁。

两位烈士，相仿的年纪，为了崇高的理想，一个在龙华的血色黎明里定格了青春，一个在武汉的牢狱里定格了生命。同样是从茅坪的青石板路走出去的农家子弟，他们曾同饮过村中那口古井的井水，共同走过寨上那条青石板路，然后在同一天出走，站在同一张木排上顺江而下。或许正是那口开凿于元朝至正年间的古吊井，那从井底渗出的甘甜，流进了他们的身体，也流进了他们的血液，最终化作了为理想献身的勇气。那时候，他们或许还在木排上谈论过未来，还一起眺望着清水江两岸的青山感叹着江山多娇。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自己会用鲜血和生命去兑换后来人才能看见的黎明，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会刻进历史。清水江在茅坪寨边日夜不息地流淌，流走了多少岁月，却始终流不走这两个名字。

“一山一水一片林，一街一巷一古村。一来一往一代史，一买一卖一代人。”一种繁华，一种牺牲；一种世俗的营生，一种神圣的献身。它们并不对立，而是茅坪的山水滋养出来的两种姿态，前者让古镇活了下来，后者让古镇有了魂。此刻，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敬畏，是当我们享受着这和平的炊烟与灯火时，能够记得曾有人用青春和热血，为我们换取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 潘勇

叙事见真情 笔墨有风骨

——品读张晓华散文集《又见母亲》

今年仲夏，乡贤晓华兄赠我一册散文集《又见母亲》。近日展卷，纸墨如新，读至深处恍然：有些“离别”，从来不曾真正远离。

晓华兄生于乡村，勤学不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后便投身基层。半生征途，以笔为刃，砥砺前行，从边远乡镇、县直部门到军营大院，最后任职于州直机关。《又见母亲》系其近三十五载创作结晶，全书十一万余字，收录散文三十九篇，分《魂牵故土》《感恩父母》《情系苗乡》《真情难忘》《人在旅途》《人生际遇》六辑编排。作者以故土为经、亲缘为纬，于苗乡风物、人生旅途见闻间细述世间百态，既见个体生命之温度，亦折射乡村振兴之时代履痕。

亲情乡土散文创作，常常陷入两种困境：一类刻意堆砌辞藻，落入为抒情而抒情的窠臼；另一类沉溺细碎感伤，格局狭小，缺少清晰的价值立场。捧读《又见母亲》，顿觉耳目一新。作者以台江县西南寨这片故土为情感原点，铺展乡土人情，“依恋与回归”构成贯穿全书的精神主线：依恋人间烟火里质朴的温情，回归内心恪守的良知与本真。

见人、见事、见情，拒绝刻意煽情，是作品动人底色。许多乡土散文先预设情绪，依靠景物烘托，情感悬浮虚空，难以叩击内心。晓华兄的写作另辟蹊径，很少脱离叙事空谈感怀，所有心绪都依托真实人事承载：母亲日复一日的劳作，父亲朴实简短的叮咛，乡邻寻常往来，浓郁的苗乡民俗，岁月之中的悲欢得失，缓缓铺陈，不加雕琢。情蕴于事，喜怒哀乐随叙事自然流淌。譬如游子远行，书写母亲送别，不刻意渲染离愁，只定格紧握的双手、欲言又止的神情、随风飘荡的苗族离别歌谣。车轮滚滚，故乡渐行渐远，读者已在车轮的余音里，体味到离别沉甸甸的分量。这种扎根现实叙事生长出来的情感，摒弃矫揉造作，拥有持久而扎实的共情力量。

开门见山、短句起笔，是晓华兄散文鲜明标识。不少散文习惯层层铺垫、迂回入题，他却偏爱直切主旨，寥寥数语锁定人物、抛出故事，迅速抓住读者。《又回西南》《又见母亲》《邂逅格头》《战友老余》等篇目皆是单句开篇：又回故乡西南，那个我曾经做梦都想离开的苗寨；这是一场无法考证的梦；又见母亲，在梦里；我与格头苗寨不期而遇；心有向往，再远的路也不会遥远；提起战友老余，我心底便生出莫名的心痛；汪莹一生孤独，命运多舛，她的遭遇让人不忍卒读。这样的笔法不追求含蓄迂回，干净利落，在文风温婉的乡土散文中独树一帜。这种写法看似简易，实则考验功力，需要创作者精准把握核心，这是散文创作的“减法智慧”，也是作者精神气质的直观体现。

晓华兄的文字自带侠气。这不是江湖式的快意，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立场：明辨是非，扬善斥恶，让散文集跳出单纯怀旧抒情的局限。大多数亲情散文止步于追忆故人、感念乡土，而他做到温情与锋芒兼具。赞美善良、坚守、厚道等美好品质，也直面乡土陋习、人性局限与不正之风，书中对乡村女性继承权问题的抗争与反思，便是实地走访调查之后的秉笔直书。柔软的亲情叙事之中，挺立起文人的担当，温情为血肉，侠气作筋骨，让文字突破私人情感边界，拥有观照世道人心的广度与深度。

倘若前述叙事笔法、文字格调属于创作之“技”，那么“说人话、说真话”则是他贯穿始终的创作之“道”。晓华兄早年漂泊，借文字消解孤寂；生活安定后随心写作，有感方录，并无刻意结集的规划。这份随性而真诚的创作状态，也深刻烙印在整部文集的肌理之中。当下不少散文作者行文爱刻意“端着”，雕琢姿态，与读者形成隔阂。晓华兄文字朴素平实，不堆砌生僻词语。书写亲人，不刻意塑造完美形象；描摹乡土，不刻意美化田园，忠实记录生活本貌。不回避内心迷茫与脆弱，坦然展露爱恨取舍；不盲从“温柔敦厚”的传统审美，敢于亮出判断，拒绝圆滑折中。这份坦荡，赋予文字可贵的真诚。阅读其文，见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写作者，而是一名有悲欢、有立场的赤诚之士。在我看来，散文至高境界，便是文字回归日常，写作回归本心，而这正是这本集子引人回味的特质与气度所在。

毋庸讳言，该书亦非无瑕。其一，部分篇目浅尝辄止，如《余秋雨品评黔东南》一文中，作者拥有现场交流的独特机缘，却多为引述观点，自身独立思考偏少，难免令人有“入宝山空手而归”之叹；其二，不少乡土故事停留在人事记述，对背后历史脉络挖掘不足，篇章底蕴尚有拓展空间。但些许瑕疵，难以掩盖全书的光彩。

母亲，不只是书中具象的亲人，更是永恒的精神原乡。晓华兄一次次回望母亲、回望故土，本质是一场持续的精神返乡：眷恋人间朴素温情，坚守内心良知。克制写实的叙事、直截了当的行文、温情与锋芒相融的文字，加上真诚坦荡的创作态度，共同构筑《又见母亲》独特的文学气质。

优秀散文不必倚仗华丽辞藻，扎根现实、心怀赤诚、敢于发声，文字自能打动人心，《又见母亲》便是最好例证。同乡之谊，加之晓华兄的惠赠，让我与这本书相遇；掩卷方悟，所有对于故土、亲人的回望，终究是一场奔赴本心的漫长归途。

清水江

刊头图 赵少辉 摄

□ 王清平

一秋归故里 旧梦换新天

初秋轻拂苗岭，清风拥抱丹寨故土。半生漂泊归来，我蓦然发觉，云上丹寨从不止秋日一时风华，此地平均海拔近千米，森林覆盖率高达70.67%，气候温润舒缓，夏无酷暑、冬少严寒，算得上四季宜人。春有茶山新绿，夏拥云端清凉，秋赏梯田金浪，冬观村寨静美，优越生态、千年文脉、特色物产与便捷交通，让这座从深山工矿小城蜕变而来的苗乡，常年吸引五湖四海游客前来观光旅居、投资兴业。

回望上世纪三线建设年代，丹寨汞矿缔造了西南家喻户晓的传奇，素有“深山小香港”的美誉。两座巨型烟囱屹立山巅，晨昏烟岚飘荡百里；数千米穿山隧洞灯火昼夜不熄，人流车马络绎不绝。成片苏式建筑依山排布，学校、医院、影院、商铺一应俱全，三万建设者远离家乡扎根深山，在闭塞苗岭深处建起一座功能完备的山间新城。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1979年走进高考考场，那时矿区机器轰鸣的奋进之声，伴着学子的琅琅读书声，刚劲的建设风骨与求知梦想相融，无数青年从这片热土启程，奔赴全国各地追梦立业。

时代更迭，产业迭代乃是大势所趋。上世纪九十年代，粗放的采矿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汞矿慢慢归于沉寂。曾经人声鼎沸的厂区渐渐安静，繁华落幕成了老一辈游子心底的乡愁，但沉寂不等于落幕。当地对工业旧址实施保护性开发，老旧厂房改造为工矿文化展馆，幽深矿洞打造三线精神研学基地，斑驳老建筑修旧如旧，昔日艰苦创业的岁月印记，化作传承奋斗精神的宝贵精神财富。

绝佳的生态气候，是丹寨四季常青、长久留住游人的核心底气。全境山林连绵，负氧离子充盈沟壑，常年云雾缭绕，“云上丹寨”名副其实。夏季平均气温仅22.8摄氏度，是天然避暑胜地；冬日温和少霜，春秋风和景明，龙泉山四季皆可游览，春日踏青、夏日纳凉、秋赏红叶、冬览云海；东湖湖畔常年清风徐徐，无论何时到访，都能远离城市喧嚣，安享山野静谧。地处黔东南、黔南两州交界，既是周边群众休闲后花园，也是外省游客来黔旅居的优选目的地。

八百年高要梯田，四季景致各有韵味。春日蓄水映蓝天，镜面梯田澄澈空灵；盛夏禾苗青翠，满目生机盎然；金秋稻浪翻涌，稻花鱼游弋田间，稻鱼共生延续古老农耕智慧；冬日安然休耕，田园静谧祥和。常年有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揽田园风光，享山林清凉，梯田已然成为丹寨长盛不衰的文旅名片。

得天独厚的富硒锌水土，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富民产业。作为全国茶业百强县，全县十二万余亩高山茶园依托云雾滋养，六成以上茶园通过欧盟生态认证，春茶鲜爽、秋茶醇厚，云硒茶依靠数字化管护、全链条产销，茶香远销海内外。富硒锌大米米香浓郁，兴仁西瓜夏秋畅销，还有山野猕猴桃、生态黑猪、手工糍粑等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走出大山，绿色产业稳稳撑起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

苗族非遗四季鲜活，烟火美食温暖朝夕。丹寨是国家级非遗锦鸡舞原生发源地，石桥古法造纸、苗族蜡染、卡拉鸟笼编织匠心传承，不受季节限制，游客随时可以沉浸式体验传统手工艺。苗年、吃新节、芦笙会等民俗活动轮番举办，斗牛、斗鸡、月夜跳月原汁原味。长桌宴上，苗王鱼酸辣鲜香，土鸡熬煮的鸡稀饭温润养胃，斗鸡肉劲道入味，搭配醇香米酒与农家腊肉，一口尝尽苗乡淳朴的烟火温情。

曾经阻碍发展的交通瓶颈彻底破解，如今内外出行十分便利。黔南州三都县高铁站距离丹寨县城仅16公里，半小时融入贵阳经济圈。一小时直达凯里、都匀，厦蓉、余安高速贯通全境。便捷的交通，既让各地游客轻松奔赴丹寨度假旅居，也大幅优化营商环境，众多客商前来投资创业，彻底打开了山门。

丹寨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彻底告别粗放采矿老路，严守生态红线，多元产业协同并进。万达小镇全年客流稳定，夏季主打避暑旅居，秋冬主推康养休闲，温泉理疗、田园民宿、非遗体验多点开花。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村容整洁宜居，生态文旅、富硒农业、非遗文创协同发展，实现生态保值、产业增效、百姓增收的良性循环。

半生羁旅，归乡方悟故土变迁的真谛。汞矿由盛转衰，是传统落后产业迭代的必然，而绿水青山蓬勃兴起，是新时代赋予丹寨的发展机遇。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早已成为丹寨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根基。丹寨从不是只有秋景亮眼的小城，温润气候造就宜居四季，青山永续、物产丰饶、文脉绵长、交通畅达、产业兴旺。

空山留存旧日峥嵘，长风书写崭新华章。昔日工矿岁月筑牢发展根基，今朝绿水青山铺开乡村振兴宏伟画卷。丹寨以生态为本，以物产为羽翼，以文化为灵魂，以实干为航向，四季风光常驻，发展活力充沛。热忱欢迎五湖四海的宾客前来观光度假、旅居康养、投资兴业，共同见证这座云上苗乡，持续书写民族团结、民生殷实、山河锦绣的崭新篇章。